

> 万物

一树红焰半城春

□ 李晓明

周末午后,我正埋头写报告的时候,忽然听到了窗外“啪”的一声,好像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掉在地上了。抬头一看,小区里角落那棵木棉,不知何时已开得满树猩红。

于是我搁下笔,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。这棵木棉已生长多年,树干笔直如剑,足有三层楼高,通体无一丝弯折,稳稳托起满树猩红,像一团燃烧的火焰。花儿密密麻麻地挤在枝头,没有一片叶子来点缀,红得不管不顾,像要把整个春天都燃尽。南国的天是那种化不开的蓝,衬着满树的红,就仿佛梵高用颜料直接挤上去一般,浓烈到让人不敢久看。

风一过,枝头的花朵就簌簌地抖动起来,好像无数只红蝴蝶在振翅欲飞。忽然间,有几朵坚持不住了,整朵儿旋着落下来,“啪”——沉甸甸地砸在尘土中,腾起了一小团灰雾。我弯下腰去拾起一朵,花瓣厚实得像皮革一样,边缘微卷,还有太阳晒过的温度。五片肥厚的花瓣围成一个碗形,里面盛满了密密麻麻的棕色花蕊,花蕊顶部沾着金黄色的花粉。凑近了闻,一股淡淡的草木香,不浓

烈但是很清新。古人称其为“浓须大面好英雄”,誉它为英雄树,倒也贴切。

这满树的红,忽然让我想起儿时二婆家门前的木棉,那时我们等待的不是花开的绚烂,而是花落的甜蜜。三月花开的时候,我们就整天在树下玩耍,等花落。刚掉下来的花还是新鲜的,捡起来把花瓣去掉,在花蒂的地方会留下一段嫩白的蕊柱,放进嘴里一抿,就是甜丝丝的蜜水了。那时候的甜可以记一年。

在广州读书时,我曾专门去中山纪念堂寻过木棉。那里的蓝瓦黄墙庄严肃穆,舒展的屋檐下,高大的木棉挺拔而立,与古建筑相映,比眼前这棵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。尤其是东北角的那株木棉王,三百年风霜,枝干依旧挺直,花开时不见一片绿叶,猩红的花朵缀满枝头,像把岁月里的风骨都燃成了火焰——这是木棉的另一种模样,藏着羊城的烟火与古建的底蕴,和儿时那棵藏着甜意的木棉,一样动人。

风拂过的时候,花影掠过琉璃瓦,落英轻敲青石板,那声音不似寻常的花朵

飘落,倒像英雄掷剑,掷地有声。站在树下仰望,天地间尽是这股凛然之气,让人不敢轻易开口,只能静静地看它把羊城的春天燃得火热明亮。

后来读到舒婷的诗,她说:

“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,
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。”

原来英雄树也有着温柔的心事。它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它站在那里。我想它不单是在等人仰望,也是在等另一棵树,等一个可以并肩走进云里的名字。比满树的红花还要动人的就是等待。

但是最后还是孤独了。我所见到的木棉大多孤零零地立在那里,方圆几十米之内都没有其他树木靠近。许是气势太盛,又或许,它本就不愿与寻常草木为伍。春天开花的时候,它对着蓝天;夏天长叶子的时候,它形成一片浓荫;秋天叶子落下时,它露出坚强的枝干;冬天枝叶凋零的时候,它依然挺立在苍灰的天空下。它就那样孤零零地立着,风来花动,风去花静,仿佛早已习惯了与蓝天、夜色为伴,把心事藏

在每一片花瓣里。

傍晚时分,斜阳给木棉镀上金边,红花愈发艳丽。再看那落满一地的花,忽然觉得它们不像英雄了。花瓣依旧饱满鲜艳,似是倦了,寻一方尘土,静静歇息。

几个孩子在远处玩耍,跑过来时发现满地都是落花,于是弯腰去捡。最小的那个女孩把花一朵朵串起来,挂在脖子上,蹦蹦跳跳地跑走了。一串花环在她胸前摇曳,像一团跳跃的火焰,慢慢消失在巷子口。远处的高楼一幢接一幢地拔地而起,但木棉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开花落花,始终守着自己的花期,也守着这座城市的一份温柔与风骨。孩子们的笑声如同落花一般,飘散在城市的缝隙之中。

转身要走的时候,身后又“啪”地一声,又一朵花落了。

我没有回头,那一声“啪”的轻响,混着孩子们的笑声,慢慢沉入夜色里。远处高楼林立,岁月流转,唯有这木棉,依旧守着自己的花期,燃着热烈,落得从容,把一座城市的温柔与风骨,藏进每一次花开与花落里。

> 市井

陈老师夫妇的退休生活

□ 张秀梅

陈老师是我家邻居,他爱人马老师和他是同行。去年夏天,他们夫妻俩一前一后退休了。

夫妻俩退休后,每天吃过早饭,每人拎着一杯水,包里装着折叠小马扎就出发了。他们不紧不慢地走到距离我们小区不远的公交站台,也不挑拣,遇到哪辆公交车就上哪辆公交车。

那个站台大都是城乡公交车,夫妻俩坐上公交车后,遇到哪个集镇逢集,就从公交车上下车。集市上的烟火气最是动人。瓜果蔬菜的清香、小吃摊的热气、商贩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,他们不急不躁地东瞧瞧、西看看,遇上合心意的蔬果、家常小物便随手买上一点,更多时候只是跟着人流闲逛,感受着市井里最鲜活的热闹。走累了,就找一处阴凉地,掏出小马扎坐下,喝一口自带的水,歇好了再起身继续逛;遇上合口味的特色小吃,也会坐下来尝一尝,全程不赶行程、不作规划,全凭心意,自在又随性。

那天我和陈老师闲叙,问起他和马老师退休后,有没有失落感。他激动地说:“失落啥?我感觉我们的退休生活很潇洒!我和马老师计划好了,我们每天坐一趟公交车,准备用两年时间把咱们城里的公交车全部坐一遍,遇到风景好的路线,我们多去几趟,一般的路线坐一趟就不去了。你看,我俩的退休生活多美好,充实又快乐!”

“我们还有两个计划,等我们把咱们城市的公交车通通坐一遍,休

息一段时间,我们就去候鸟式旅游。马老师为了工作和家庭,辛苦劳碌了大半辈子,都没时间出去玩过。我们计划出去玩,不跟团,去一个地方,就在那里的民宿住半年,把那个地方的风景都看个遍,再去另一个地方。这样我们不会太累,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节奏随意看看。想想就很舒心。”陈老师满脸高兴地说。

就这样,日子一天一天过着,陈老师和马老师每天坐公交车去乡下逛集市。顺带着,春天看路边的花开,夏天看乡下的荷塘,秋天欣赏路边的落叶,冬天晒着太阳逛热闹的集市。水杯和小马扎,成了他俩出门必带的东西,小区里很多人都很羡慕他俩舒心又充实的退休生活。他俩也经常跟邻居讲路上碰到的新鲜事、集市上买到的好东西,说的虽然都是些平常小事,但是听着却让人觉得特别亲切。他们以前在学校忙忙碌碌的日子,现在都变成了清闲自在的日子,以前没工夫享受的时光,现在都一点点地补了回来。

从站讲台教书,到坐公交逛集市,陈老师老两口把退休日子过得舒舒服服,让很多人羡慕。一开始离开课堂的那点舍不得,早就被路上的风景和自在的日子冲没了。这份不慌不忙、随心过日子的退休生活,就是老两口最好的晚年。这样的退休生活也给了我很大启发,再过两年,我和老公也要退休了,我们要向陈老师和马老师学习,过上悠闲自在的退休生活。

> 闲话

母亲珍藏的《半生缘》

□ 张洪芬

母亲有一个习惯,在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,开始收拾屋子,重新布局。我只要得空就一定帮忙,这也是我们母女细将岁月的温馨共处的时光。

有一年,我在母亲的梳妆台底层,发现了一本包装得特别精致的书,打开一看是张爱玲的小说《半生缘》。在我的记忆里从未见她读过小说,而眼前这一本书,显然被她视如珍宝,我打趣地问:“妈,原来你也是张迷呀?”“什么张迷?”母亲弯腰打扫缝隙中的灰尘,抬头看了我一眼。我向她晃了晃手里的书说:“这本,张爱玲的《半生缘》。通常对收藏张爱玲小说的粉丝称为张迷。”“哦。”母亲直起腰,眼神似乎飘到了遥远的过去,恍惚间回过神来:“这是我在工厂上班时,同事送的。”我搬过一把椅子让母亲坐下,直觉告诉我这里面肯定有一个神秘的故事。

我翻开扉页,不经意地看着,问道:“妈,这本你都看过了吗?”“嗯,翻看过多遍了。”“同学说,喜欢看这本书的人大多都有一个爱而不得的初恋,你也是吗?”母亲脸上掠过一丝羞涩,说:“我哪有啥初恋。”“那你为什么也喜欢看这本书呢?”

母亲从我手里拿走了书,翻了翻泛黄的书页,缓缓地说道:“这本书啊,写尽了一个人半生的遗憾、半生的挣扎。”母亲的话语让我更加迷惑,似乎比小说中的内容还难懂,我皱着眉望着母亲。

母亲轻轻地叹了口气,语气里藏着几分通透与无奈地说:“傻孩子,你经历的还少,经历多了就懂了。这本书,我不看了,传给你看。”

我不情愿地撅起嘴说:“不喜欢看。《半生缘》是让我最意难平的一本书。顾曼桢本是一个清醒、独立、有骨气的女

子,明明可以凭自己好好活一场,却也被硬生生地拖入生活的黑渊不得不认命,让人看了很堵心。”

母亲沉思着,半晌才轻轻地说:“这世间很多人,都是在遗憾里挣扎着往前走,顾曼桢代表着这一类人吧。她纵然不经历这些,也会经历那些,而终不得圆满。”“妈,不对呀,有很多人生活得很好,很圆满,哪有你说的这么悲观?咱们家不就是一个圆满的家庭吗?”母亲笑了笑,接着说:“你所说的是人生最终的圆满而非最初的圆满,那是经历过遗憾与挣扎后,依然坚信生活的美好,再次拼搏而来的。”母亲翻阅到书的最后一页指给我说:“你瞧,在这本书的最后,作者虽然没有明说,但我们可以想象出,故事中的每个人已经开始了新的征程!”

我静静地听着,眉头渐渐舒展了些,再想起书里的那些人和事,似乎心头久久缠绕着的意难平少了几分,而多了几分对人生的通透。

“妈,我好像懂了,虽然遗憾无法弥补,苦难无法和解,但永远要相信美好,随时准备踏入新的征程,开启新的美好生活。”

母亲笑了笑,轻轻点头:“是啊,能看懂这份遗憾,能学着接受不圆满就是圆满,就是读懂这本书的意义了。”母亲将书又重新放在我的手心说:“当你遇到生活中的磨难、不称心时,不妨看一看。”我坚定地点了点头。

后期,在我经历了结婚、养育儿女、职场起伏时,也像母亲一样从梳妆台抽屉的底层拿出这本书,细细地翻阅阅读,终于透过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起伏,理解了生活的不容易;终于能够体谅他人,并激励自己勇敢地生活了。